

17K.COM

盗墓之王

法老墓 步步惊魂 阿房宫 步步杀机
和《鬼吹灯》《盗墓笔记》《传古奇术》
一样好看的盗墓小说



飞天 /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I247.5/1297

:4

2007

海基王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飞天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盗墓之王 4/飞天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7.8

ISBN 978-7-5057-2369-6

I. 盗… II. 飞…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2043 号

书名	盗墓之王 4
著者	飞 天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710×1000 毫米 16 开本 17 印张 257 千字
版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369-6
定价	26.8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盗墓之王

肆

目

录

第二卷 亡灵之塔

第四部 转生复活

- 第一章 藏宝图 / 2
- 第二章 为情所困 / 11
- 第三章 巫师的儿子 / 20
- 第四章 獠牙魔来了 / 29
- 第五章 被剥皮的死人 / 38
- 第六章 土裂汗大神准备撤离 / 47
- 第七章 关宝铃再次失踪 / 56
- 第八章 没人看见的神秘消失 / 65
- 第九章 东瀛遁甲术 / 73
- 第十章 半死半醒 / 82

第五部 海底惊魂

- 第一章 阴阳神力 / 92
- 第二章 转生复活 / 101
- 第三章 大阵势 / 110
- 第四章 劫 / 119
- 第五章 大亨 / 128
- 第六章 鉴真门下千年灵魄女弟子 / 137



盗墓之王

肆

目

录

- 第七章 谷野神秀 / 146
- 第八章 悬浮秘室 / 155
- 第九章 沉入海底 / 164
- 第十章 玻璃盒子 / 173

第六部 海神铭牌

- 第一章 无情困境 / 182
- 第二章 沙床上的神秘洞口 / 190
- 第三章 逃离深海 / 198
- 第四章 重陷绝境 / 207
- 第五章 古怪齿轮 / 216
- 第六章 千头万绪 / 225
- 第七章 生物学家席勒 / 234
- 第八章 男人之间的战斗 / 243
- 第九章 人在江湖，离合两难 / 252
- 第十章 鲛人双肺 / 261





第四部
转生复活





第一章 藏宝图

萧可冷从后视镜里瞄着耶兰的脸，饶有兴趣地问：“耶兰先生，你的另一个大秘密，值多少钱？”

我扭头向着窗外，不想参加任何关于藏宝图的谈论话题，脑子里反复出现藤迦箍在黄金圆筒里平静躺着的情景。

一句普普通通的埃及土语就能把她唤醒吗？开什么玩笑？如果真的如此轻松，这种“还魂沙”的作用根本形同儿戏了……我想起了邈邈遇遇的龙，那个流浪汉一样的异族人，当他的灵魂莫名其妙被土裂汗大神攫取的时候，他会盼着自己能重新还魂醒来吗？

如果没有老虎的节外生枝，或许龙是可以醒来的——一想到老虎和唐心，我突然有了灵感：虽然藤迦不可能醒来，但那套缺失的《碧落黄泉经》至少还在，我绝对不相信除了藤迦外，地球上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解读那种文字……

我取出电话，准备打给苏伦。

她目前所处的位置，距离蜀中唐门的老巢非常近，或许能发现一些唐心留下的蛛丝马迹。找到经书，然后召集中国所有的古代语言学专家来研究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就不相信中国人的智慧还不如一个年轻的日本女孩子？

“我……我是不会出售这个秘密的，除非找到合适的合伙人来共同发掘它……萧小姐有这个兴趣，我们可以认真地谈谈……”



几个月不见，耶兰已经从一个严谨的沙漠钻探专家变成了精明的投机倒把的商人，但现代社会里的商人，单单有精明是不够的，还得有权有势，黑白两道都吃得开才行。盲目涉足这一行，只怕到死都不知道是谁开的枪。

“哈哈——”萧可冷大笑起来，开了车窗，让北海道带着咸味的海风直扑进来。

“耶兰先生，你还是醒醒吧！关于藏宝图的传说从十七世纪的西班牙海盗年代开始，已经流传了数百年。总共就这么一个地球，哪能埋得下那么多宝藏？如果真的有藏宝图，我建议你还是去澳洲的乡下找几个土财主合伙算了，或许那一部分人闲得无聊到极点，才会相信你的鬼话——”

耶兰陡然激动起来，用仅存的那只手狠狠拍打着萧可冷的座位靠枕：“你……你怎么知道世界上只有一个地球？无知！无知！无知！茫茫宇宙，有多少地球人不知道的秘密——宝藏算什么？金字塔算什么？我心里的大秘密说出来，全球的物理学家都会目瞪口呆……”

我伸手在驾驶台上敲了敲，恼火地对萧可冷低语：“他疯了，别理他！”

此时已经能看到寻福园里的灯光，耶兰气喘吁吁地继续拍打着我的座位靠背：“风先生，你说，关于土裂汗金字塔里的一切，咱们谁能预想过……巨大的金锭，绝对是震惊世界的发现……”

他真的疯了，相信埃及政府已经给了他和那批工人足够的“封口费”，再这么胡说下去，距离铁娜下令追杀就不远了。

萧可冷的脸色阴沉下来，当她发觉我心里埋藏着越来越多的秘密时，我们之间的隔阂就会一点点加重了。

我不是喜欢多事的人，埃及沙漠里发生的事根本没有向别人讲述的必要。如果耶兰真的有什么藏宝图，那就随他去好了，反正世界上除我之外，有的是对金字塔宝藏感兴趣的探险家，相信他能随时找到合作的伙伴。

别墅里静悄悄的，萧可冷指着主楼右侧的一间亮着灯的房间低声说：“那是关小姐休息的地方，白天受了惊吓之后，我要安子姐妹两个一直陪着她，请不必担心。”

我点点头，不管萧可冷怎么误会，只要关宝铃没事，一切事情都能从长计议。



今晚，我希望能跟苏伦长谈，寻找《碧落黄泉经》是另外一条极其重要的线索，并且我还要联络香港大学的一位著名文字研究专家，向他请教一些关于古天竺梵文的知识。

下车之前，萧可冷若有所思地问：“风先生，你会不会觉得这一战，咱们胜得太轻松？”

我几乎不假思索地点头：“对，太轻松了，所以我才有不祥的预感——”从“双子杀手”现身开始，始终没有其他山口组的人马出现。就算在“舵蓝社”那幢别墅的暗处发生的偷袭战斗，被杀的敌人可能也只是些不入流的角色。

那么，渡边城派“双子杀手”送耶兰手臂的行动，到此为止，彻底无疾而终了吗？

“风先生，‘钢钉’霍克是神枪会孙先生的左膀右臂，孙先生很快也会驾临北海道，我想今晚只是双方试探性的交战，接下来的战斗——”

地面突然颤动起来，犹如突如其来的低等级地震一样，但明显地有了震感，刚刚下车的耶兰身子一晃，砰地撞在了车门上。

“是地震……是地震还是火山喷发……”他惊骇地叫起来。

北海道是个火山、地震频发的危险地带，当地人早就习惯了这种来得快去得快的大地震颤。

“不是地震，你看——”我的预感应验了，因为南面舵蓝社方向突然迸射出了一个巨大的火球，灿烂无比地飞向半空。那是一次激烈无比的大爆炸，可以想象，桥津派的忍者在那幢房子里埋下了足够多的烈性炸药。

我大笑起来，独自一个人进了客厅，把萧可冷跟耶兰丢在车旁。

如果这是一次连环计对连环计的战斗，双方肯定都不会让自己陷入被动境地——桥津派忍者明白神枪会的人会跟踪、偷袭、暗杀、围剿，所以暗藏炸药；神枪会的人也知道山口组不可能坐以待毙——

舵蓝社炸掉了，但我想聪明的王江南必定毫发无损，被炸上天空的，只是一座旧房子而已，为之头痛的只会是北海道的警察部门。

我想了很多，所以电话握在手里，始终没有拨打苏伦的号码。或许，我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冷静下来，才能开始考虑追查《碧落黄泉经》的事。

每一次短暂的风波过后，我都会想起上一次在威尼斯的小艇上，孙龙一本正经地对我说过的那些话。或许只有真正的战争狂人才能想到他说的



那种匪夷所思的计划——“日神之怒”的存在还在模棱两可之中，他竟然能异想天开地想象出用这枚神奇的宝石来毁灭某个岛国的计划。

神枪会在日本的势力还没强大到能跟山口组一争天下的程度，那句古话说得一点都不错——“强龙难压地头蛇”。近年来饱受各国政府打击的山口组，毕竟仍然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日本黑道上还是有绝对的控制能力。

我在二楼的客厅里慢慢坐下来，受“还魂沙咒语”这件事严重的挫败之后，心情颓丧到了极点，几乎对救醒藤迦失去了最后的信心。

笔记本电脑一直敞开着，登陆到自己的电子信箱之后，发现苏伦的图片已经顺利地发了过来，大概有数百张之多，不但包括很多零星的物品，还有十几张拍摄的是一个古老破旧的石屋。

一阵极度的困倦涌上来，受美浓的移魂术控制后，留下了微小的眩晕后遗症，让我的两边太阳穴隐隐作痛着。

或许今天根本就不该出头卷入神枪会的计划里，如果神枪会的各地首领真的会聚到北海道来的话，可谓高手云集，何必要我这种江湖后辈贸然跳出来强行出头？我真的感到后悔了，即使自己当时挺身而出的一半原因是为了关宝铃。

一声长叹之后，我无力地斜躺在了沙发上，满脑子都是桥津派忍者的诡异身影。

今晚的事，或许萧可冷明天会给我解释，无论是真相或者伪造的真相，我觉得自己都有权知道一些关于神枪会的内幕，但知道又怎么样？不知道又怎么样？对于神枪会而言，我杨风始终是个过客，而绝不会牵扯到他们正在进行的各种诡秘行动……

有人上了楼梯，脚步轻轻地一路上来，停在楼梯口的位置。

我闭着眼睛，但敏锐的听力已经判断出，那是安子的脚步声。

“风先生，风先生？我送咖啡过来了……”她轻轻地叫了几声，声音温柔甜美。

我没有应声，脑子里一团混乱，不想跟任何人敷衍交谈。这种状况下，我也无心问关宝铃的消息，反正别墅里有萧可冷在，她会管理好一切。再说了，神枪会的人马很快就能从舵蓝社那边赶回来，王江南的首要任务必定是抢着问候她，何须我再劳神，引得王江南视我为情敌？

安子把托盘轻轻放在茶几上，一股巴西咖啡的香气无声地弥漫在空



气中。

她在茶几前停留了十几秒钟，脚步一动不动，呼吸声也变得非常低沉——这是个奇怪的反常现象，因为我还没自作多情到以为她是在关注我的地步。

肯定是有什么东西吸引了她，会是什么？难道是电脑屏幕上的图片……我警觉地在脑子里画了个问号。电脑一直开着，别墅里的任何人都可能接近翻阅，但苏伦的图片却是刚刚才传过来的——

在去枫割寺之前的车上，安子对我说过的几句暧昧的话，我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现在回头仔细想想，作为一个日本女孩子，似乎不可能贸然对一个刚刚认识几天的中国男人露骨表白，她的居心绝对值得怀疑。

“啪”，电脑键盘响了一声，应该是安子按动了翻页键，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图片信息。

我的怀疑得到了证实，她对我的资料很感兴趣，只希望她不是渡边城安插在寻福园的内奸才好。

刚刚粗略地翻看了苏伦传递过来的照片，并没藏着什么大秘密，所以不怕别人偷看。我不想揭穿安子，只是静静躺着，保持着一动不动的假寐姿势。

键盘一共被敲击了六次，她已经在一分钟浏览了所有的图片，又如同灵猫般悄悄退了下去。

我睁开眼睛，咖啡冒着热腾腾的香气，但我是无论如何都不敢再喝这杯咖啡了，谁知道安子会在里面放上什么特殊的“作料”？电脑屏幕又恢复了最初的状态，最上面的那张图画是一个巨大的指北针。

夜已经深了，到目前为止，我来北海道的所有工作一筹莫展，毫无头绪。

关宝铃？嘿嘿……这个神秘的女孩子到底要干什么？难道非得缠着我，把别墅买下来不可？在她背后是什么人在指使呢？她肯牺牲自己的拍片时间滞留在寻福园，可见收购别墅这件事对她的无比重要性。现在，她已经迷倒了王江南，明天、后天……会不会也迷倒孙龙？让所有神枪会的干将们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一阵气闷，我站起来开了窗子，并且敞开衣扣，让冰冷的夜风直扑在前胸上。

其实，我一直都在反复告诫自己：关宝铃是大亨的女人，别去想她！



别管她的事！不管别人对她怎么样、她对别人怎么样都跟你无关！人的心思却是不能完全自主的，总是莫名其妙地想起她，即使不见她、看不到她——

萧可冷在我身后肃立了很久，我才恍然觉察到。

“风先生，小心些，夜风那么冷，小心生病……”她抱着胳膊，神情满含关切。

我回到电脑前苦笑着：“小萧，有什么事？都这么晚了！”

安子的诡异行动让我觉得后背一阵阵发冷，整个别墅里充满了不安定的因素，再加上外敌屡屡侵入——或许我该向苏伦说清楚这里发生的事，不必卷入到神枪会与山口组的恩怨里来。

我自己的事就够头痛的了，何必多惹麻烦。

“风先生，其实今天的事是孙先生安排的计划，我只是执行者之一。渡边城麾下高手太多，神枪会要想成功占据北海道这块地盘，非得不断地进行蚕食不可，一点一点吃掉山口组的人马……十三哥是计划中的鱼饵，没想到对方会指名要您出去，所以，我希望能代表十三哥向您道歉。”

萧可冷的话依旧吞吞吐吐的，看来并不打算全盘向我托出神枪会的行动。

我看着她闪闪发亮的短发和不住闪烁的眼神：“小萧，告诉我，你也是神枪会的人对不对？苏伦没告诉过我这一点，否则的话，我会早做准备，无须让寻福园卷入这场江湖党派之争里。我的事情很多，没精力处理跟日本黑道之间的矛盾，如果可能的话，请你跟神枪会的人全部离开，我会重新雇佣另外的人员打理这边的生意——这件事，苏伦会理解的，毕竟山口组雄霸日本黑道十几年，他们的势力无法轻易撼动……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不是别人想用就用的枪头，更不想变成王江南向关宝铃邀功的挡箭牌。他喜欢招惹大亨的女人，尽管去捅这个马蜂窝好了，没必要把我一起拖在里面。

萧可冷保持沉默，既不否认也不承认自己的身份。

“我累了，咱们明天慢慢谈可以吗？”我下了逐客令。男人都是有火性脾气的，只是看什么时机才会发作而已。

“风先生，我想你是误会了，神枪会是我们的朋友——”

我扬起手，无言地拒绝了她的解释，并且没有提起安子的诡秘动作。



这种场合下，我先自保就好了，没必要管别人的闲事。神枪会的事全部瞒着我进行，我当然也得保有自己的秘密。

萧可冷很想解释些什么，但最终只是默默地地点头，退下楼去。

值得解释的话太多了，我需要她拿整整一天时间对我解释，而不是孤男寡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独处一隅。

今晚实在太困倦了，后脑勺一沾枕头便沉睡了过去。总是在做一长串莫名其妙的梦——

雪白的巨浪小山一样迎面打下来，我一个人驾驶着独木舟穿行在波峰浪谷里，自己心里很清楚是要去一个神秘的地方，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等自己去完成。

我的膝盖上放着一只巨大的罗盘，方位指向正北。

当我看到远处的冰层上有一只懒散的北极熊在吞吃着半截死鱼时，忽然记起来，自己是要一直向北极点划去的。海浪突然没有了，遥远的前方是一根银白色的标杆，那么高，直刺云霄。

天空湛蓝，阳光毫无遮掩地倾泻下来，我放弃了独木舟，一直跑到标杆下。

这应该是一支高强度、高灵敏度的接收天线，可惜没有标明国籍，让我无法判断它是属于哪一个国家的北极观测站的。

“那么，我到这里来干什么呢？”

我没法回答自己心里的疑问，而是双手合拢围在嘴边，大声吆喝起来。奇怪的是，我不清楚自己嘴里吐出的音节，因为这些话并不属于我所学过的任何语言，而是一种类似于俄语的极其模糊快速的字母——

天色忽然暗下来，我预感到会有神奇的极光出现，于是集中精神仰面向着天空。

“你怎么知道世界上只有一个地球？你怎么知道世界上只有一个地球……”有个人的声音突然钻进了我的耳朵，并且情绪无比激动地一遍遍重复着，声音越来越大，震得我的耳膜一阵发痒。

我情不自禁地回应着：“宇宙中当然不止一个地球，在地球科学家的推算中，银河系诸多不为人知的小星球上，同样有高等智慧生物存在。这些星球的存在状态，与地球相同，当然它们也可以叫做‘地球’或者别的什么名称。”

那个声音轰轰烈烈地回荡着：“荒谬！荒谬！我说的是地球，另一个



地球，第十个、第一百个完全相同的地球……”

毫无疑问，这是耶兰的声音，那个只懂得沙漠钻探的埃及工程师的声音。

我在天文方面的知识最起码要比耶兰懂得多，他说的，不过是“宇宙平行理论”中的一个狭小分支，中心含意是——人类是生存在多个平行宇宙中的，假设今天的我们是生存于一号宇宙中，然后在一号宇宙之外的空间里，存在无数个相同的二号宇宙、三号宇宙直到无穷无尽个发展过程完全相同的宇宙。”

这就是美国幻想派科学家们的“镜面宇宙理论”，始终为正统物理科学家斥之为“疯子的狂想理论”。

“耶兰，你知道什么？你发现了什么？”我大声询问，下意识地抓紧身边的标杆，生怕被猛烈的北极风吹走。

“没有人能破解‘太阳之舟’的秘密，正因为如此，人类才发现不了镜子后面的秘密。愚昧的人啊，当你站在镜子面前，你的灵魂已经进入了另一个宇宙，不是吗？不是吗？不是吗……”

耶兰的声音不停地飘来飘去，直到随风传到无穷远处。

我忘记了自己最初来到北极的目的，忽然困惑于“镜面宇宙理论”。

佛家的偈语上一直都有“一沙一世界，一花一佛国”的慧言，在人类眼中，须弥山无比巨大，芥子无比渺小，但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身体微缩到万分之一微米的时候，则芥子也会如须弥山一样庞大。那么，把地球比作芥子的万分之一，宇宙比作芥子，重新审视，世界上该存在多少宇宙……

应该是无数、无限、无可估量多的宇宙——地球人目前的智慧还无法用载人航天器的方式到达宇宙的边缘，也就无法探知“平行宇宙”到底存不存在。

我不明白耶兰的这些话是从何而来的，但他提到“太阳之舟”的话题，令我回忆起了土裂汗金字塔内部那些方向对着正北的“太阳之舟”图形。

“耶兰……耶兰……你到底知道些什么？”我大叫着。

没有回答，他的声音已经随风消逝。我的双手仍旧紧紧握着标杆，陡然天地间一阵奇妙的绿色光影掠过，自己已经处身于曼妙无比的绿色光波、光环、光晕之中，仿佛是国庆日的激光彩灯广场。

脚下失去了支撑，我只能伏身于标杆之上，无论上看、下望，都只有



一条笔直的银色标杆。

向上攀登肯定没有用处，我放松双手，慢慢下滑，希望能重新回到地面。这一刻，我有种突然的预感：“人类将自己站立的位置称之为‘地面’，将这个星球叫做‘地球’，如果有一天，用一台巨大的割草机将地球表面一层一层刮去，十米、五十米、一百米、两百米……一直不停地刮下去，会发现什么？”

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我发现标杆上突然出现了非常鲜明的黑色刻度符号，离我最近的一个标号是“280”，标准的阿拉伯数字，前面带着一根表示负号的短横线。再下滑约十米，出现的另一个标号是“290”，同样前面带有短横线。

哈！简直匪夷所思到了极点——无论向哪个方向看，视线都被这些绿色的光所阻断。很多游人每年从世界各地涌向北极圈，为的就是观赏神秘莫测的北极光，而我不费吹灰之力，竟然置身于北极光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万分荣幸的事。



第二章 为情所困

我不知道自己会滑向哪里，因为在极光出现之前，自己明明是站在坚实的地面上的。如果持续下滑，无休止地坠落下去，会不会到达物理学上标示出来的“地幔”部分——隐隐约约地，我心里又出现了预感，自己的目标就在下面，可惜不知道具体的位置……

眼睛一阵刺痛，我翻了个身，半睡半醒地用被子盖住了头，希望继续把这场梦做下去。

阳光已经照亮了整个卧室，时间大概是在上午十点钟左右。这是个梦，但又不完全是梦，我的第六感在整个梦境过程中贯穿着，不停地指点着梦的走向……

外面院子里不停地想起汽车引擎的轰鸣声，其中夹杂着王江南的吼叫声。

那场计划中的大爆炸不过是两方交战的一声奠基礼炮。作为亚洲黑道上最强大的两支力量的交手，绝不会像普通混混们打群架一样，刀来枪往地一场混战，然后鸡毛鸭血满地地草草收场——

不客气地说，两大势力这次正式开战的结果，甚至可以影响到亚洲各国的政治格局。要知道，山口组的很多大头目都在日本议会里有一席之地，处于半黑半白的地位。他们的生死进退，能直接左右日本议会的讨论结果。

我在找什么？难道潜意识里，根本不是在寻找大哥杨天的下落，而是



有更重要的使命？无比困惑地掀开被子，仰面盯着屋顶。梦是潜意识的合理发泄，当我在那标杆上一直下滑的时候，潜意识明白无误地告诉我，目标就在下面——

下面？我苦笑，物理学家们把地球分成了地壳、地幔、地核三部分，无休止的下降过程，只会把我送进火热蒸腾的地下岩浆里面。

卧室的门是反锁着的，已经不止一次有人在外面轻轻敲门，从脚步声推断，一直都是萧可冷的动静。

我不想见任何人，更不想接电话，甚至包括苏伦的电话。救醒藤迦的路径已经被堵死了，我找不到龙说过的“有缘人”，甚至可以说地球上几十亿人里根本就不存在他说的“有缘人”，最合理的解释，所谓的“有缘人”就是伟大的上帝，只有上帝才能把藤迦的灵魂还回来，无论它被拘禁于何处。

在这个问题没解决之前，我不想再介入苏伦所说的神秘的“阿房宫事件”。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分心多处，导致最后一事无成。

我还想去枫割寺，最好能见到谷野神秀本人——

“笃笃笃笃”，卧室的门又一次被敲响，依旧是萧可冷：“风先生，苏伦姐有电话过来，要您亲自接。”

我的电话早就关了，苏伦拨打的应该是别墅里的座机。

“有什么要紧事吗？能不能半小时后给她回过去？”我还不起床，在床上思考问题更能集中全部精神。可是，门外又多了耶兰的焦虑声音：“风先生，我真的要跟您商量藏宝图的事，想来想去，只有您最值得信赖——拜托开一下门，免得夜长梦多，给其他人抢了先……”

他敲门的手法比萧可冷粗野得多了，发出“咚咚、噹噹”的巨大声音。

没办法，我起床开门，顺便穿上外套，摇摇晃晃地走到客厅里。

阳光肆无忌惮地照射进来，到处都是明晃晃的光，让我情不自禁地记起了睡梦里绿色的极光。

耶兰迫不及待地跟在我后面，失去了半条手臂后，他走路的动作显得像企鹅般笨拙，不停地摇摆着屁股：“风先生，我敢肯定胡夫金字塔下面是一片黄金的海洋。埃及人代代相传的那些神话，其实都是真实存在的，巨量的黄金等待咱们去发掘，以你的智慧和我的藏宝图，很快，咱们将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两个人——我保证！我以埃及历代神灵的名义、以法老王